

从“新古典主义”出发 打开经典传承的多元面向

□ 廖夏璇

自明清以来,《牡丹亭》始终是昆剧舞台上演出频率高、被搬演折子多的剧目。进入21世纪后,青春版、南昆版、大师版、典藏版、园林版、厅堂版、准全本版、全本版等十余个版本的《牡丹亭》久演不衰,全国八大专业昆剧院团无一不把《牡丹亭》当作自己的吃饭戏、教学戏,青年昆剧演员则视其为开蒙戏、打底戏。

对于这样一部数百年来被反复搬演的作品,如何在当代戏曲舞台上做到常演常新?立足传统的“守正”固然重要,但拥抱当下的“创新”亦不可少。如果说前者是昆剧《牡丹亭》历久弥新的“根”,后者则为其焕发生机注入了“魂”。

从当前的形势看,作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仍然处于严峻的保护传承危机之中。为此,学界不乏“确保昆曲经典演出的原汁原味,不要搞任何创新”“把昆剧演出的古典格局一如原样地保存下来,力求保持昆曲遗产的原貌与纯正性”的呼吁。

这些论见言辞恳切,多出于对那些背离昆曲古典美学的所谓“创新”的担忧和批判。但昆曲是活态的、流动的艺术,在四百年的搬演史上,究竟哪个阶段、哪位艺术家所演绎的《牡丹亭》才能勾画出这门古老艺术之“原貌”,具有绝对的“纯正性”且“原汁原味”的呢?我们很难找到标准答案,即便找到了,同样活态的、流动的演员艺术个性和观众审美诉求,亦不能被忽视。否则,昆曲更像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静态“文物”,而非流动在舞台上、演员身上和观众心上的活态“艺术”,曾经八个版本《牡丹亭》同台竞演之盛况也将不复存在。

学者所恪守的昆曲之“纯正性”,既是一种可描摹的“原貌”,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原神”。前者指向昆曲的声腔、曲牌、格律、行当、程式等构成要素,后者则指向一种雅静、明晰、节制、整饬的美学精神和审美境界,二者共同建构了昆

曲的“古典性”。而在新古典主义范畴中,所谓“古典”首先指向的亦是一种艺术观念和美学风范;所谓“新”则指向一种“背靠历史、融化中西”的理性精神。

虽然新古典主义在戏曲领域不时被提及,但总体而言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乃至被忽略。当我们从“新古典主义”出发看昆曲的当代传承问题,诸如守正还是创新之类被反复发起的争论,开始有了明晰的线索。或者说,新古典主义为我们理解守正和创新的对立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昆曲的传承发展指明了一条可靠的路径。一方面,昆曲经典文本的整理改编既要尊重原著精神为基础,又要兼顾活态的、流动的观众审美诉求;另一方面,演员的一招一式既要符合昆曲的美学规范,又要深入体验剧中人的内心世界,在昆曲的规范性中彰显艺术个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昆曲保护传承“不要搞任何创新”的观点,并为经典的传承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方案。

三个版本的《牡丹亭》均由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露领衔主演,但主创人员并未对原著进行机械增删,而是根据演出场景的变化,从文本、表演、舞台调度等方面对不同场景下的演出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好地适应不同演出场景中的观众诉求,更好地激发演员在不同场景中的表现力,既很好地保存和呈现了昆曲的古典美学风貌,又避免了经典重排入照搬复刻的窠臼。

全本版《牡丹亭》由上海昆剧团“五班三代”合力打造,上、中、下三本共计55出,可谓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本”。自2023年启动全国巡演以来,全本版《牡丹亭》先后在全国14个城市掀起“昆曲热潮”,展开近50场巡演。在这个版本中,主创人员追本溯源,以“只删不改”之原则忠于原著精髓。虽然原著的55出全部入戏,但每一出戏仍需删减枝蔓、适当提炼,以便三个夜晚8小时的演出体量能够容纳全本的核心

内容。正是有了宏大体量的加持,作品被赋予了更为深邃的历史意义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内涵。

除了为观众所熟知的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主线外,该版还保留了许多以杜宝为中心的出目,从下乡劝农到苦守扬州、临平李全兵乱,成为一条贯穿全剧的副线,构成了全剧的双线叙事结构。剧中,杜丽娘、柳梦梅、杜宝、杜母、春香、陈最良、石道姑、判官、完颜亮、李全、杨婆等形象众多,上昆发挥行当齐全、文武兼备的优势,不仅成功刻画了杜丽娘、柳梦梅、杜宝等主要角色,还精心塑造了春香、杜夫人、判官、陈最良、石道姑等配角,让以文雅见长的生旦戏更添意趣。

全本《牡丹亭》是迄今最为贴近汤显祖原著及其精神的当代版本,它的创排不仅是昆曲界的一大创举,也彰显出承前启后的戏曲史意义。尽管该版本仍然无法做到彻底的“原汁原味”,但主创在情节编排、舞台呈现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处理,使之既是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也是属于当代舞台、当代观众的《牡丹亭》。

与全本版《牡丹亭》的震撼登场相比,更令人惊喜的是10月初上演于天蟾逸夫舞台的《牡丹亭》。如果说55出全本版《牡丹亭》是一幅宏阔的明代社会图景和历史画卷,能够让观众“全方位感受一次明代社会美学”,那么这一版《牡丹亭》则像一卷清丽的爱情小品,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是一部由上昆出品的“青春版”《牡丹亭》。

同样由罗晨雪、胡维露领衔主演,但主创人员没有把它当作全本版的“缩编”,而是另起炉灶,采用了迥然不同的创排思路,完全聚焦“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主题,并以此为原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摘编和删减。

该版以杜柳爱情为主线,分为《游园惊梦》《寻梦》《冥判》《拾画叫画》《幽媾·冥誓·回生》五出,以《冥判》为分界

点,前两出以杜丽娘为主体,后两出以柳梦梅为主体。人物设置上,突出杜丽娘、柳梦梅的中心地位,精心编排了春香、判官这两个次要人物,并巧妙地对杜宝、陈最良、石道姑三个关键性人物进行了交代,使其未出场却依然较好地发挥了连缀剧情的作用。

由于隐没了全本版所致力展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两位主演在剧中的表演较之全本版显得更为纯粹、轻盈。罗晨雪可以专注于饰演那位因情而死、为情而生的青春少女,胡维露则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演绎那个意气风发中略带青涩的书生。戏里这两个角色,也恰与戏外两位演员介于青涩与洗练之间的表演风格相契合。加之文本有意删除了杜丽娘病入膏肓时为自己写真的绝望痛楚、节制了离魂时徘徊游荡的悲伤无助,使得全剧呈现出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气质,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青春之美、生命之美。

如果敷演杜柳爱情的青春版是“入门版”,全本版是“终极版”,那么赴法演出的精华版,就是昆曲《牡丹亭》的“番外篇”。这一版本在全本《牡丹亭》基础上,提炼出最能体现原著思想精髓、最具浪漫色彩的部分,既能对外展现中国古典文化审美精神,又能契合外事交流在演出规模等方面的要求。

三个版本《牡丹亭》的创排,体现了上海昆剧团在经典传承中自觉的“分众”意识。当下,我们既需要如全本《牡丹亭》那样致力描摹经典“原貌”的作品来守住昆曲的“纯正性”,也需要像青春版、精华版《牡丹亭》这样的作品,来吸引更多观众走进昆曲的大门。从“新古典主义”出发,打开经典传承的多元面向,不仅让戏迷曲友看得过瘾、听得舒心,就连对昆曲不甚了解的当代普通观众,也能从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鲜活的生命气息,收获哪怕是仅仅一瞬间的“怦然心动”,那亦是新古典主义戏曲在当代舞台上的一次胜利。

舞剧《天工开物》何以爆火出圈

“物自天生,工开于人。”舞剧《天工开物》连续三晚“火爆”上海文化广场。《天工开物》被誉为“十七世纪百科全书”。原著记载的多是明代生产技术和工具。舞剧主创团队另辟蹊径,从宋应星在乱世中隐遁著书的故事入手,把六试不第、艰辛著书、乱世付梓的历程一一呈现于舞台。观众仿佛穿越回到300多年前,走进这位“大明理工男”的“硬核”人生,目睹他以书为帆,将中国智慧传播四海。

值得一提的是,连续三晚演出结束时高难度的谢幕段落被更多舞迷拍摄转发、舞蹈、影像和互联网完美结合,让这部古代奇书“活”在舞台上、活在人们心里。

“敢为不同”的傲骨与情怀

以舞剧唤醒“奇书”,用匠心铸就“大美”。舞剧《天工开物》通过舞蹈艺术重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呈现宋应星的傲骨与情怀。“宋应星不仅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他的思想至今仍对我们有着启发意义。”在舞剧总导演陆川看来,“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看起来科学、理性,却也蕴含着滚烫的精神。

全剧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线索,展现宋应星科考六次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工艺的经历。在一次次长途跋涉的赶考途中,他走访南方水田、北方旱地,实地考察生产现场、手工作坊,对手工业、农业和科技产生浓厚的兴趣。读书



人被一道名为“科举”的枷锁困住,执着追求功名,而将造福百姓、繁荣国家的科技研究抛诸脑后,这使宋应星颇为痛心。他绝了科举之念,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诱惑厘清界限。从此,他脱下“长衫”,用双手拥抱时代,用双足丈量大地,在黑夜中点亮科学的微光。

舞剧《天工开物》由马蛟龙、吕科镒、刘敏、姚亮等青年舞者联袂演绎,全员会“飞”的顶配阵容,让演出爆火出圈。老年宋应星的扮演者马蛟龙曾摘下“荷花奖”金奖,是希腊国际舞蹈比赛金奖得主。作为有着百万粉丝的

舞蹈博主,他在巴黎卢浮宫前、伦敦塔桥下等著名地标以一把“红扇”起舞,致力于在海外普及中国古典舞并火爆全网。“许多人知道《天工开物》,但以往的影像资料中几乎没有对宋应星的描述。我被勾起好奇心,对他产生了兴趣。”在采风时,马蛟龙被其坚韧不拔、躬身入局、务实求索的精神深深震撼。他说:“这部作品里,戏剧的成分大于舞蹈,对人物的把控要很精准,有时候要稍微把自己压住一点。”在《天工开物》中,马蛟龙的表演既融合高超技艺,又贴合人物内心,让观众深深“入戏”。

呈现科技之美、工匠之美

《天工开物》主创团队将电影手法融入剧作,写实与写意的结合体现在多处细节之中。舞台前后布置双层纱幕,全息投影冲击观众眼球,象征着宋应星逆行世间的空间,将舞台的实景与电影的虚幻和代入感融为一体。“整齐的赶考队列、素净的棉麻服饰、泼墨的视觉写意、舞台的精致画面堪比电影。”观众王稚逸认为,《天工开物》是一部“另类”舞剧。“不同于传统舞蹈作品的婉转叙事,这部新作中还加入了旁白,增加可看性。”

《天工开物》突显“明制美学”的舞台呈现。舞美设计参考大量史料,通过对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等资料的研究,总结出“大、巧、简”的美学特征。原书中123幅白描图像的插图具有典型的明代版面特点,成为贯穿全局的美学元素,呈现出震撼的舞台效果。有观众评价:如果说《只此青绿》更多地让人沉醉于艺术之美、文化之美,那么《天工开物》则让人领略到了科技之美、工匠之美。

这亦是一台古代劳动人民的颂歌。主创团队从农夫耕种、织女养蚕、酒曲制作、工人冶炼等劳作中提取出动作,凝练为舞者的肢体语言。服装设计参照明代中晚期的服饰特点,农夫工匠的服饰灵感源于“中国第一陶”江西万年出土陶器的花纹,兼具原始的生命力与行业特点。音乐创作采集大量劳作的原始声音素材,如打铁、浇筑、耕作、织丝等,简朴又传神。

传扬前辈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

在著名作曲家曹火星诞辰100周年之际,天津文艺界缅怀学习这位与天津渊源深厚的红色音乐家,以新创文艺作品传扬前辈故事,赓续红色血脉,汲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精神力量。

以生动作品讲述前辈故事

曹火星1924年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一生创作各类题材歌曲1600多首,代表作品有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舞剧《石义荣》《太行红旗》,歌剧《南海长城》等,深受群众喜爱,特别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蕴含着无穷力量的歌曲久唱不衰,成为亿万中国人民表达爱党敬党之情的经典之作、真理之歌。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积极投身新艺术团体的创建工作。在天津工作期间,历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天津人民歌舞剧院(天津歌舞剧院)院长。

带着红色基因的延续与深厚情感的联结,新时代的津门文艺工作者生动讲述着历久弥新的红色故事。今年7月,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简称天津人艺)创排的话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首演,生动演绎数十载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诞生的背后故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曹火星和铁血剧社的队员们创作歌曲、快板、街头剧,积极宣传抗日。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把自己对党的热爱和亲身感受化作无穷力量,满怀激情创作了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谱写出反映人民心声和时代真理的强音。剧中既有震撼人心的激情澎湃,也会有会心一笑的诙谐活泼,鲜活演绎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不论年届七旬的“老戏骨”,还是刚进入剧院工作的“00后”,参与这部作品的天津人艺演员们都格外激动,因为曹火星、铁血剧社与天津人艺有着深厚渊源——天津人艺前身就是1938年成立于河北省平山县的铁血剧社,院址所在“平山道”也是因建院前辈来自河北省平山县而得名。青年演员李征宇在剧中饰演青年曹火星。出演这样一位成就卓越的前辈艺术家,年轻人深感自豪,有压力也有动力。为了演好人物,李征宇不但还要继续做功课,还走访剧院的老艺术家了解曹火星的工作与生活故事,并不断与导演探讨、练习,从内而外找感觉。他说:“曹火星老师是一个非常刻苦、具有奉献精神的人。参与这样厚重的大戏让我得到舞台历练和精神洗礼。”

前不久,该剧还举行了专家研讨会,与会者对该剧的故事表达、编创角度、演员表演以及舞美设计等均予以肯定。该剧导演姜力琳表示,根据专家的修改意见,接下来还要继续对故事情节、人物命运以及演员表演、舞台手段等细化调整,让这部作品更生动深刻。11月14日至15日,该剧将在光华剧院上演。

艺术品格在津门传承

在市音协主席、著名歌唱

家关牧村看来,曹火星是值得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永远学习的表率。她说:“作为曹火星前辈曾经的老同事、老部下,他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浮现,他‘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热忱情怀,他为人民而歌、为时代明德、为民族铸魂的昂扬斗志,在时刻鞭策和鼓舞着我们。特别是一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朴实真挚、铿锵昂扬、坚定豪迈的激情,唱响了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民族解放、国家强盛的时代强音,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激励鼓舞了几代人不懈奋斗、热血沸腾。”

在关牧村的记忆里,曹火星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她说:“我们既要深切怀念他的闪光经历和辉煌业绩,更要传承他为历史正正气、为世人弘美德的高尚职业操守,传承他自觉与人民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甘为孺子牛的境界与胸怀。我们要以曹火星等老一辈艺术家为榜样,为标尺,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我们的饱满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做到守正创新、明德立心、德艺双馨,用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时代立传,为人民而歌。”

音乐学家、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靳学东表示,25岁的曹火星在天津解放当天随华北群众剧社(铁血剧社前身)进驻天津,他的全部生命也由此与天津这座城市紧紧连在了一起。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为天津的音乐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一次我采访于淑珍老师,于老师对我说,她在1956年刚到天津歌舞剧院工作时,就是随曹火星老师学习的基本音乐知识。再如歌唱家关牧村,当年也是曹火星老师力主将她调入了天津歌舞剧院,开始了专业歌唱家的生涯。再比如曹火星老师主持天津歌舞剧院工作时期,引进排演了芭蕾舞剧《西班牙女儿》,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天津音乐舞蹈史上的空白。在他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期间,天津市的艺术院团改革、古文化街建设等,都做得有声有色,颇具亮点。”

曹火星一生创作的一千多部音乐作品,绝大多数在天津完成。他终生学习钻研,62岁退休后,创作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靳学东说:“他努力探寻主旋律与多样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用他老战友芦苇的话说,曹火星的创作‘按编年体的序列反映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曹火星在创作时,始终关注普通民众的审美与习惯,如他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共产党辛劳为民族’一句,原来的‘为民族’三个字的曲调,群众演唱起来有一定难度,于是他将其改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曲调。今天我们纪念曹火星,首先要学习他从革命老区来到现代都市却始终‘不忘初心’的品格,努力将艺术家个人的情感,与祖国和人民融为一体,为祖国讴歌,为人民谱曲,为时代发声。”

公共场所不喧哗

轻声细语讲文明